

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*

在我一個自傳裏，我曾經提到過水給我的種種印象。檐溜，小小的河流，汪洋萬頃的大海，莫不對於我有過極大的幫助，我學會用小小腦子去思索一切，全虧得是水，我對於宇宙認識得深一點，也虧得是水。

「孤獨一點，在你缺少一切的時節，你就會發現原來還有個你自己。」這是一句真話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，可以說是皆從孤獨得來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。然而這點孤獨，與水不能分開。

年紀六歲七歲時節，私塾在我看來實在是個最無意思的地方。我不能忍受那個逼窄的天地，無論如何總得想出方法到學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大六月裏與一些同街比鄰的壞小子，把書籃用草標各作下了一個記號，攔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後，就灑着手與他們到城外去，攢入高可及身的禾林裏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，雖肩背為烈日所烤炙，也毫不在意。耳朵中只聽到各處蚱蜢振翅的聲音，全個心思只顧去追逐那種綠色黃色跳躍伶俐的小生物。到後看看所得來的東西已盡夠一頓午餐

了，方到河灘邊去洗濯，拾些乾草枯枝，用野火來燒烤蚱蜢，把這些東西當飯吃。直到這些小生物完全吃盡後，大家於是脫光了身子，用大石壓着衣褲，各自從懸崖高處向河水中躍去。就這樣泡在河水裏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，挨一頓不可避免的痛打。有時正在綠油油禾田中活動，有時正泡在水裏，六月裏照例的行雨來了，大的雨點夾着嚇人的霹靂同時來到，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廢碾坊下或大樹下去躲避，雨落得久一點，一時不能停止，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，或樹枝上反光的葉片，想起許多事情。……所捉的魚逃了，所有的衣濕了，河面溜走的水蛇，釘固在大腿上的螞蟥，碾坊裏的母黃狗，掛在轉動不已大水車上的起花人腸子，因為雨，制止了我身體的活動，心中便把一切看見的經過的皆記憶溫習起來了。

也是同樣的逃學，有時陰雨天氣，不能向河邊走去，我便上山或到廟裏去，在廟前廟後樹林或竹林裏，爬上了這一株，到上面玩玩後，又溜下來爬另外一株。若所爬的是竹子，必在上面搖盪一會，爬的是樹木，便看看上面有無鳥巢或啄木鳥孵卵的孔穴。雨落大了，再不能作這種遊戲時，就坐在楠木樹下或廟門前石階上看雨。既還不是回家的時候，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溫習那些過去的經驗，這個日子方能發遣開去。雨落得越長，人也就越寂寞。在這時節想到一切好處也必想到一



切壞處。那麼大的雨，回家去說不定還得全身弄濕，不由得有點害怕起來，不敢再想了。我於是走到廟廊下去為作絲線的人牽絲，為製棕繩的人搖繩車。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這種工人作工，而且這種工人照例又還是我很熟習的人。也就因為這種雨，無從掩飾我的劣行，回到家中時，我便更容易被罰跪在倉屋中。在那間空洞寂寞的倉屋裏，聽着外面檐溜滴瀝聲，我的想像力卻更有了一種很好訓練的機會。我得用回想與幻想補充我所缺少的飲食，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。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，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熱鬧事情方不至於過份孤寂。

到十五歲以後，我的生活同一條辰河，無從離開，我在那條河流邊住下的日子約五年。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無日不與河水發生關係。走長路皆得住宿到橋邊與渡頭，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。至少我還有十分之一的時間，是在那條河水正流與支流各樣船隻上消磨的。從湯湯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學會了多少知識，見過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像是在這條河水上擴大的。我把過去生活加以溫習，或對未來生活有何安排時，必依賴這一條河水。這條河水有多少次差一點兒把我攆去，又幸虧他的流動，幫助我作着那種橫海揚帆的遠夢，方使我能夠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過着日子！

再過五年，我手中的一支筆，居然已能夠盡我自由運用了，我雖離開了那條河流，我所寫的故事，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。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影，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。我文字中一點憂鬱氣氛，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，我文字風格，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，那只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。

再過五年後，我的住處已由乾燥的北京移到一個明朗華麗的海邊。海既那麼寬泛無涯無際，我對人生遠景凝眸的機會便較多了些。海邊既那麼寂寞，他培養了我的孤獨心情。海放大了我的感情與希望，且放大了我的人格。

載《我與文學》

* 本篇發表於《文學》一週年紀念特輯，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生活書店以《我與文學》為書名初版，署名沈從文。收入《廢郵存底》一書時被刪去原作前二段文字：



我可以說是與文學毫無關係的一個人，在這種題目上來說話，真是無話可說的。第一，我看不懂正在研究文學的人所作的文章；第二，我弄不明白許多作家教人作文章的方法；第三，我猜不透一些從事於文學事業的人自己登龍為人畫虎的作用。近十年來我雖寫了一大堆小說，但那並不算個甚麼，這不過從生活上，我經過的是與人稍稍不同的生活，從書本上，我又恰恰讀了一些很雜亂的書，加之在軍營裏作書記時，我學得一種老守在桌邊的「靜」，過去日子又似乎過的十分「閒」，所以就寫成了那麼些小說故事罷了。

但在我的工作上，照一般稱呼說來既算得是「文學事業」，這事業要來追究一下，解釋一下，或對於比我年青一點的朋友，多少有點用處。我可以說的，是我這個工作的基礎，並不建築在「一本合用的書」或「一堆合用的書」上，因為它實在卻只是建築在「水」上。

註釋

1 辰河：沅水。

2 湯湯：水流盛大。